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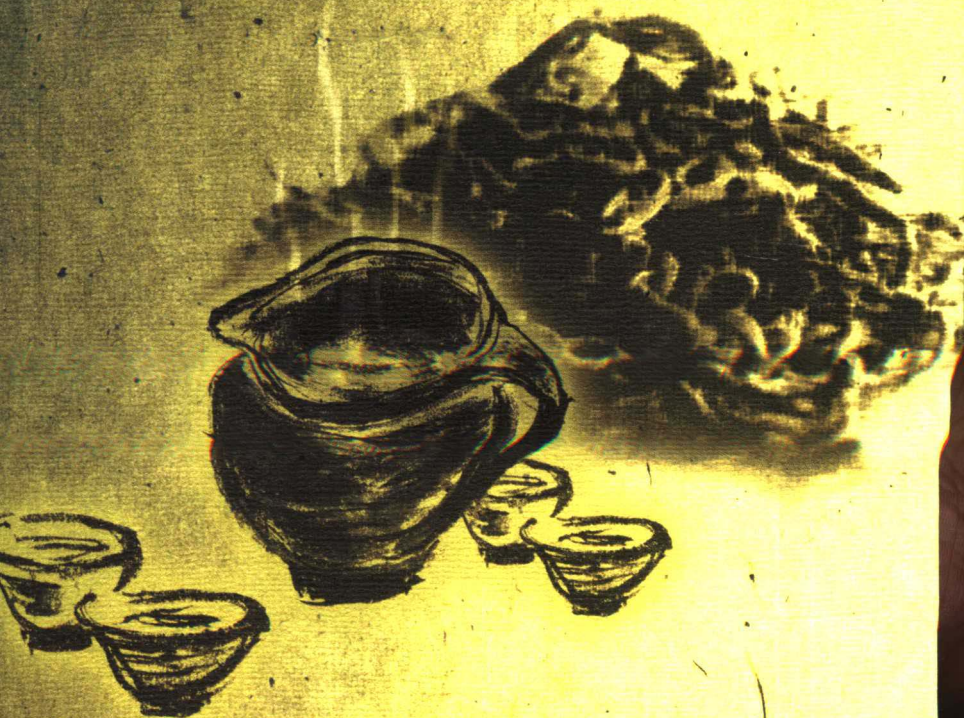
文艺理论丛书

GUOSHITIANXIANG

何 鸟 著

国色天香

(长篇小说)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国色天香

何 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色天香/何鸟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走笔临沧)

ISBN 7-81112-115-8

I. 国...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4664 号

走笔临沧丛书

国色天香

何 鸟 著

组稿编辑: 柴 伟

责任编辑: 纳文汇 张秀芬

装帧设计: 刘 雨 丁群亚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总 印 张: 50.825

总 字 数: 1087 千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12-115-8/I·108

总 定 价: 180.00 元 (共 9 册)

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 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电 话: 0871-5031071

E-mail: market@ynup.com

传 真: 0871-5162823



关于作者：作者何增华，笔名何鸟，男，彝族，现供职于临沧市文联。云南省作协会员。曾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作品约四十万字。著有文化散文集《时光》、《皱褶处》等。



关于本书：长篇小说《国色天香》取材于“滇红茶”的创业史，是第一部反映“滇红茶”历史的长篇小说，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性，通俗易懂，是一本关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工业发展历史的追忆性小说。

序

临沧市人民政府市长 刘 明

临沧，是佤族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国茶叶的故乡，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12个世居民族一代又一代繁衍和生息着。

临沧各族人民热爱祖国、团结和睦、勤劳奋发。矗立在班洪的抗英纪念碑，记载了阿佤人民抗击侵略者的英雄史诗；冯绍裘先生1938年在凤庆开办茶厂，创云南现代红茶生产之先河。滇红茶曾一举夺得巴拿马国际金奖，从此享誉世界，为临沧赢得了“滇红之乡”的美称。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临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抓住澜沧江中游的漫湾、大朝山、小湾三个大电站开发建设之机，积极支持电站建设，在澜沧江不到200公里的江面上，矗立起3座百万千瓦以上级大电站，堪称亚洲奇迹；我们培育蔗糖、茶叶等优势产业，建设新农村，建设园林城市，使城乡变化日新月异。

在文化方面，临沧又显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沧源崖画、耿马石佛洞为我们展示了3000年前的古老文明。这里的少数民族山寨，几乎都还保留着原生态的自然风貌和民族习俗；临沧的汉族文化，既传承着中原文化的精华，又吸收了边地之灵气，形成了独有的特色。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沧源广允缅寺的壁画，记录着边疆各民

族的共存共荣；鲁史古镇的青石板上，镌刻着茶马古道昔日的辉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临沧是当今文艺创作一块不可多得的热土。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发展和繁荣文学艺术创作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使全体人民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中华民族的精神同样反映在几千年来我们民族所产生的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之中。

文化不仅依赖于经济，而是非常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的因素。由于历史的原因，临沧的经济还不够发达，基础设施相对滞后，许多群众仍很贫困。因此，我们更应该注重文化的先导作用。事实上，经济欠发达地方也可以有着先进的文化，也可以成为先进文化的一片绿洲。

强调文化的先导作用，并不是说经济不重要，而是说，我们不要以为经济发展了，文化也就上去了。不要等到我们有钱了，再去抓文化。实践证明，哪里注意了文化的先导作用，哪里就会充满希望。“重视文化穷不久，没有文化富不长。”大家重视文化，懂文化，临沧才有希望。

文艺是人民奋进的号角，文学艺术作品，可以折射出一个地区文化内涵的深浅和一段历史的社会经济状况，可以激励人们的一种奋发精神和向上状态。可以说，繁荣临沧文学艺术创作，是时代的需要，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十分感谢临沧本土作家多年来不遗余力的写作。这些作品把临沧巨变、民族风情一揽书中，是临沧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是对秘境临沧的艺术解读。编辑出版

“走笔临沧”丛书，可以说是一次临沧文学作品群体的检阅和亮相，也是一个新的开始。编者嘱我作序，我欣然允之。愿读者通过这些作品，体验秘境临沧，体验和谐临沧。

2006年3月30日

国色天香

何 鸟

1

彭亚宁实在太吃惊了。

吃惊之后，他突然就从近一个月迷茫的行走中恍悟过来，自己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他为这一发现惊喜不已。

他想，要是师傅冯绍裘看到这样的场面也肯定会激动的。

一个月了，彭亚宁和罗特离开师傅冯绍裘后就迷茫地跟着一队马帮向西行走，仿佛行走在迷雾之中，除了山还是山，除了河还是河，西南丝绸之路就像一条通向神坛的秘密道路，时而上到云霄，时而又跌进河谷，马帮行走在这条西南丝绸之路之上不知什么时候是尽头。彭亚宁实在太疲惫了，连马蹄落在地上的声音他都有些害怕，有好几次他甚至已经失望。好在三天前遇上了正好要到顺宁赴任县长的张知文，张知文对他说：“俗话讲，高山云雾出好茶，这澜沧江两岸山高谷深，是生长好茶

的地方。”而且还百般地关心他和罗特，这才又有了一些继续行走的勇气。一路上，张知文骑马走在前面，因为三天的结伴而行，早晚同吃一锅饭，夜里同睡一张铺，有时候拿罗特开开玩笑，和彭亚宁已经算得上是老朋友了。张知文因为要就任顺宁县县长而满面春风，看上去已经有了几分县长的架势了。跟在张知文后面，彭亚宁的内心里确实有了一种安全感。下了这座山就是顺宁城了，张知文更加高兴起来，彭亚宁的心里也有一丝欢喜，不管怎么说都可以在张知文那里落脚休息几天。可是，他们谁也没想到，马帮到顺宁城外山坡上的接官亭时却被一群人给拦住了。

2

接官亭设在一个小山岭上。这只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孤亭，而且显得有些破旧，看上去像一朵被太阳晒干的蘑菇，但彭亚宁和张知文一眼就看到了“接官亭”三个大字，而且亭子下面的场地上已经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这使赴任的张知文更加威风起来。他还没有到顺宁就听说，每一个县长到顺宁上任，当地的乡保长和豪绅们都要到接官亭来迎接。那个替他送信的人也早在他们前就赶到顺宁了，他敢断定这些人是来迎接自己的，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人，心里顿时就激动起来。

天上有几朵白云，但太阳还是十分炎热。接官亭前面的场地上，很多男男女女围成一圈，不停地舞蹈着，男人弹着三弦，女人迈着温柔的舞步，扭动着她们柔软的身腰，你来我往地对唱着山歌。他们的衣服虽然色彩和式样五花八门，看得出也都是节日的新衣服。舞场的下面有几个穿戴讲究的人不停地朝这边张望，可以猜得

出他们就是当地的乡保长和豪绅。张知文从马背上下来，等待着他们走上前来热情地迎接自己。可是，他在亭子下面等了一刻钟却不见有人过来，心里生出了那么一点气。况且他发现那些舞蹈着的人们已经拦住了马帮的去路，不停地舞蹈着，没有要散开的样子。自己从省城带来的那个随从李冬站在身边无所适从。彭亚宁已经看出张知文有些急不可耐，他也觉得奇怪，既然是来迎接县长为何又不上前来。他还是走上前对张知文说：“可能是要举行什么仪式吧。”张知文点点头。

马锅头拉住了走在最前面的骡子，吹着口哨绕过舞蹈着的人群去打听情况。说了几句，他很快又折回来对张知文说：“今天他们在这里祭茶魂，仪式没有结束之前不可能通过。”张知文觉得自己突然陷入了被神话所包围的困境，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在故意作难自己。他说：“他们祭他们的茶魂，跟我有什么关系？”马锅头不说话。彭亚宁也听到了这句话，在这之前他已经跟着师傅冯绍裘走了好几个国家，每天都在听别人说茶叶的话，或者自己每天都对别人说茶叶的话，做茶叶的梦。他听说过祭天祭地祭神灵，从来没有听说过茶叶也有魂，今天却见到祭茶魂。这时候他才发现有一股茶香飘荡在山野里。

彭亚宁就在这一刻突然看到了自己一直在苦苦寻找的光亮。

不远处的一个小山坡上，一个人对着一棵硕大的古茶树叩头，香火的烟雾弥漫在茶树的周围，像真正进入了一片神灵之地，而那个置身在迷雾中的黑色身影就像真正的鬼魂。彭亚宁听到他的咒语，感觉到他心灵的虔诚。还有一些人跪在他的后面，他们的身躯与大地紧紧地贴在一起。

张知文对随从李冬说：“你过去问问，他们祭他们的茶魂，为什么要拦我的路？”

马锅头摇摇头说：“我看你也别去问了，我多年在这古夷道上奔走，什么事没遇上过，这祭茶魂可是顺宁人的大事，仪式不结束我们谁也别想过去。”

张知文有些急了：“可我是县长，他们怎么能不让我过去呢？”

李冬还是绕过舞蹈着的人群走向场外那几个乡保长和豪绅。

很快，他又返回来了，而且一脸的无奈和苦楚。

张知文问：“怎么回事？”

李冬说：“那边的几个人就是乡保长，可是他们也害怕那个祭茶魂的人，今天这种场合，那个祭茶魂的人不发话谁也不敢过来迎接你，他们怕吓着茶魂。”

张知文更加生气了，质问道：“他是什么人，难道比我县长还大？”

李冬说：“他是顺宁的茶王，叫赵远见，读过书，曾经做过官，现在每年都负责主持顺宁人的祭茶魂仪式，在当地很有威望。”

张知文说：“他祭茶魂也好，做过官也好，我都管不着，现在我是这里的官。”

这样说着生气的话，但张知文没有动。舞蹈着的人们舞得更起劲了，一边舞一边还不停地对唱，脚步让大山微微颤抖，红色的灰尘层层弥漫开来。空旷的山野里，接官亭成了一个男女青年娱乐的场所。张知文感到十分孤独，幸好还有马帮和彭亚宁他们。

彭亚宁看到了张知文的失落，心中也没有了底，只好悄悄地说：“县长大人你也别生气，这样热闹的场面看

看也好。”

大概祭茶魂的仪式已经完成，山坡上的那个主持祭祀的黑衣人直起腰，一把一把地向天空撒着茶叶，所有跪在地上的人更加紧紧地伏在地上，像黑色的浪涛漫过山坡，硕大的一棵茶树像一位威严的老人，傲然挺立在高高的山坡上。山坡上的那棵大树无疑是一棵千年古茶树，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大的茶树吗？不要说彭亚宁见了吃惊，就是师傅冯绍裘见了也会叫奇的。在主持祭祀仪式的人带领下，所有跪拜者呼啦啦地站起来，顺山路下来了。彭亚宁觉得这些人不是在祭鬼神，他们自己就像真正的鬼神。这时，彭亚宁看清了走在最前面的人，那是一个看上去已经年过半百的小老头，个子不高，腰也有点弯，但是精神矍铄，满面红光，双眼里放出的目光就像两束火光，落在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火海，一点灰尘也飞不过去，他就是赵远见。赵远见走到接官亭里，并不看张知文和彭亚宁，而是直接朝跳舞的人群走过去，挥着手大声地说：“今天你们打歌打得很有力，灰尘都一层一层起来，茶魂一定很高兴，茶魂一高兴我们顺宁就五谷丰登，百病消除，人人身体健康，晚上大家可以喝大碗酒，吃大块肉。”这时，有两个一直在舞场外面张望的人急忙走过来，弯着腰对赵远见说什么，他们的脸上一律堆着牵强的微笑。

赵远见大声地说：“你们是来接新来的县长，这位县长好有福气，一来就赶上我们祭茶魂，一定是一位贵人。”

赵远见一边说一边朝这边走来，站在舞场外面的几个迎接张知文的人这才跟在赵远见后面，堆着歉意的笑容一副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或者说像抓到了救命的稻草

一样。张知文迎过去，赵远见表面看上去很热情而又似乎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彭亚宁发现一丝自卑的神色掠过张知文的双眼。

赵远见双拳一抱，笑着说：“我们在这儿祭茶魂，耽误了县长大人进城，实在不好意思，我在这里给县长你赔不是了。”

他宽大的祭魂黑衣扇起一股阴冷的风，阳光没有了一点点作用。

张知文有些不自然地说：“我一来就遇上了祭茶魂这样的大好事，实在是我的福气，更是让我大开眼界。”

又有一个人过来介绍：“这位是赵远见老爷。”

张知文说：“还没有进城就见到德高望重的赵老爷，是我张某人的造化，我初来乍到，对咱们顺宁县的情况什么都不知道，以后还望赵老爷多多提携，为顺宁人民多谋福利。”

赵远见说：“你是我们的父母官，今后咱们顺宁人民就指望你了。”

张知文看出赵远见只是客气地对自己打哈哈，他的眼神让张知文有些害怕。

赵远见向身后一挥手，大声地喊道：“茶花仙子，敬茶！”

马上就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和几个漂亮的姑娘飘飘然地走过来，并一齐给张知文行礼。姑娘们穿着漂亮的衣服，似风中的蝴蝶般飘到张知文面前。赵远见向张知文伸出手，给小伙子小姑娘们做了个敬茶水的动作。年轻的小伙子从山坡上端下来一盆红红的炭火，两个人用一棵实木扁担挑来一个硕大的铜壶，一个姑娘走在前面，他们一边走一边唱着彭亚宁听不懂的歌。走在前面的姑

娘把一点什么东西放在石桌上的土碗里，小伙子挑着大铜壶走过去，另一个小伙子走过来，用一块土布垫在手里轻轻地往铜壶底一托，便把水倒在了桌子上的土碗里。芳香喷起，立刻弥漫了整个山坡。张知文惊呆了。彭亚宁也大吃一惊，他立刻被这样的茶香味陶醉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茶壶，也没有闻到过如此香的茶。他更加坚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到达了目的地，不禁喊了一声“好茶！”他这一声喊就被赵远见听到了。赵远见向他这边不屑地看了一眼，喊道：“给县长敬茶！”一个姑娘端着一个木制的茶盘过来，茶盘上放了三只乌黑油亮的大碗，小伙子从左到右往三只碗里倒茶，三只碗都倒上茶水后，姑娘又轻轻地飘到张知文前面，把装茶碗的茶盘轻轻上举，面带微笑地说：“县长大人，请点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在张知文的身上。那几个来接县长的人急得直冒汗，却又不敢走上前来。张知文实在太渴了，想也没想就伸出手打算端起一碗喝，他的手伸得很随意，可是手刚刚要碰到中间的那只茶碗时，姑娘却把茶盘移开了，张知文的手空悬着。赵远见一脸不高兴地吼道：“玉叶，你连敬茶都不会，还是我赵远见的女儿吗？滚一边去。”玉叶低着头让到一边，脸马上一片绯红。另一个姑娘过来，接过玉叶手中的茶盘，轻轻地举到张知文面前说：“县长，你请点茶。”张知文不知所措，看了赵远见一眼，伸手去端茶碗，只是手有点发抖，他的手还是伸向中间的那只碗，在刚刚要碰到茶碗时，姑娘又把茶盘移开了。赵远见不说话了，把脸转向一边，已经一脸愠色。这下，张知文可真的慌了神，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却又不敢吭声，呆傻地站在那儿，脸色慢慢地变白了。

旁边那几个来接县长的人慌张起来，但没有一个人上前来给张知文解围。

风不停地吹，太阳慢慢地偏西了。

舞蹈的人们就在这时突然停止了。

彭亚宁也觉得奇怪，这个简短的过程自己也看得实实在在，张知文并没有什么不得体的举动，赵远见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呢？他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细细一想，觉得赵远见好像是在玩茶道，这老头是不是用茶道在考张知文？不管是不是，彭亚宁觉得自己该试着给张知文解一下围。他想，问题应该出在端茶碗上，因为张知文两次要端的是中间那只碗。彭亚宁在参加一次少数民族茶道表演时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头碗苦，二碗涩，三碗四碗才敬客。如果是客人，千万不能喝第一碗茶；如果是很近的亲戚，只能喝第二碗茶；如果是主人，就不能喝第三碗茶。而现在张知文要到顺宁做县长，应该不是亲戚也不是客人，可以算是主人了。当然，彭亚宁这也仅仅是猜想，但是，必须用这种想法去试试了。

彭亚宁凑过去问张知文：“张县长，你到顺宁是做客还是做主人？”

彭亚宁故意把声音提得高一些，意在引起赵远见的注意。赵远见确实听见了彭亚宁的问话，很有意味地朝彭亚宁看了一眼，很快又把眼光投到山坡上去了。但是，彭亚宁已经感觉到，赵远见在偷偷地观察着自己。

张知文沉思了一下，显然有些生气地说：“我来顺宁当县长，当然就算是顺宁的主人了。”

彭亚宁说：“是主人，那好！你就喝左边第一碗茶吧。”

彭亚宁又小声说：“你先得跪下来在地上浇点茶水，

和他们一起敬茶神，不然他们还会不高兴。”

端茶盘的姑娘听到了彭亚宁说的话，十分小心地看了赵远见一眼，赵远见用眼神暗示了一下，她又重新把茶盘端到张知文面前，双眼却紧紧地盯着张知文的手。张知文已经被赵远见的表情吓住了，这下像抓到了救星，木然地伸出双手，从茶盘里端起左边第一碗茶，跪在地上说：“我也和大家一起祭茶魂。”举了举茶碗，在地上浇了一半茶水，然后把剩下的半碗慢慢地喝下去，他一边喝一边用余光偷偷地扫视赵远见，没想到赵远见也在用余光扫视他。两人的目光不期而遇，相碰了一下，又各自迅速地把目光收了回去。黄如金汤、明如薄雾的茶水喝下去，开始有点苦涩味，这苦涩味过去后，一股甘甜回荡而起，使他全身清爽了，甚至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彭亚宁替赵远见问：“这茶好喝吗？”

张知文高兴地说：“世界上恐怕没有比这更好的茶了。”

其实他是真的渴了，也被赵远见吓着了，自然得说好听话。

彭亚宁转身问赵远见：“赵老爷，可以给我喝一碗吗？”

赵远见的脸色已经云开雾散，可以看得出他心里很高兴。

赵远见爽朗地说：“好茶用来敬贵客，茶花仙子们，每人敬一碗。”

姑娘们满脸微笑地端来大碗茶。

赵远见向彭亚宁点点头，投出赞赏的一瞥。

张知文这才向赵远见介绍：“这位是从内地来的茶叶

专家，专门到顺宁来看好茶的，以后说不定能制出好茶。”

彭亚宁谦虚地朝赵远见点点头说：“我还要多向赵老爷请教。”

赵远见对彭亚宁说话了，他说：“我看得出你对茶很在行，不知有何指教？”

彭亚宁说：“我师傅是冯绍裘，我是来学习的。”

赵远见说：“是冯绍裘的徒弟，我听说过冯绍裘，果然是名师出高徒。”

这时，那个叫玉叶的茶花仙子把一碗茶端到彭亚宁面前，轻声说：“大哥，请点茶。”

两人的目光突然相撞，有火花飞起。就那么一下，彭亚宁突然觉得在以后的日子里，自己和这个姑娘肯定要有故事。

多年后，彭亚宁在谈起到顺宁的情景时把当时的这种感觉告诉师傅冯绍裘，冯绍裘说：“人与人，讲的就是缘分。”

3

开始有阵阵冷风吹过来。要下山了，彭亚宁这才想起罗特还没有来。昨晚他们和马帮住在一个叫鲁史的小镇里，天黑以后，一个赶马的小伙子约罗特去看茶戏，一夜都没有归来，彭亚宁急坏了，而马锅头却说跟了赶马人就不会有事。马帮启程了，彭亚宁要等罗特，因为师傅冯绍裘把罗特交给他的时候反复交代：“我们的茶叶能否通过香港送到巴拿马评奖，罗特很关键，你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彭亚宁坚持要等，马锅头却拉着他说：“你就放一百个宽心，我那兄弟不敢把你的外国朋友弄丢